



南遷錄序

天定甲戌冬六歲南遷新宅大都于宣武師顏握筆
東觀道間被命乃兼禮郎馳驅清蹕間粗知記注顛
末惟

太祖武元皇帝布昭聖武興於龍朔

太宗皇帝應天順人滅遼俘宋定鼎中興率土賓服
凡王會所圖深有相續衆胥効職離任迭奏視昔帝
王之盛漢唐之隆惟金繼之中懷逸豫釁起近親要
誘遠兵長蛇封豕尚忍言哉創業雖難守成匪易以
今驗昔願不信哉

德皇嗣統逮

今皇上憂勤恭儉敬聽臣鄰思戡多難而天未悔禍孰不疚心燎原滔天挽莫能止於是踵太王居岐之仁嗣成周卜洛之舉肆上帝復我高祖之德永地於茲新邑保大定功厥有望哉師顏推極患原始于天定之末用示厥鑒尚祈謹斯敢竊序以為南遷錄云十二月下澣曰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敬序

南遷錄

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錄天統四年十一月誅宣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賜死除屬籍同逆者皆夷三族

初海陵煬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內外怨叛世宗以賢厚為上國郡眾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大定三年立允升為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允升性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聽允植世宗第三子封秦王性寬和亦嗜酒色

其妃趙氏

故降授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

有殊色宮禁事秘外傳

頗醜允植日有寵升猷漸忌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允植獨從容勸上以安民結好為務世宗喜曰爾見正與我合由是諸文士吳興權張酢張幼誠等多附之間與帝言秦王必能安社稷趙妃復與張昭儀宋婕妤等論叙姻婭張宋皆南宮子孫内外交贊太子詹事蕭興與太子右衛率完顏固弼等咸謂允升曰上寵待秦王過於殿下天下皆知有奪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為之計豈不見唐太宗殺建成之事乎允升由是疑懼與興謂三衛將及諸統軍曰秦王以

協和南宋合上意爾輩不獨無富貴之望且欲盡罷汝輩兵權盡用南宋遺臣殿下每與上爭大見踈外于是諸將盡泣各懷怨心大定十七年四月二日上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秦王賦詩以進和者十有五人直學士吳興權讀秦王詩贊美不已太子不能平完顏偉兀术之子深知其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戰爭為業故能滅遼宋混一南北諸蕃畏懼自近歲多用遼宋亡國遺臣多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在順昌為南宋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之時皆是國家上下貪尚安恬

金國南遷錄
為人侮弄令郎主一向不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
在側南宋所傳之主大是有志報復韃國兩家近歲
不受役調夏人屢爭麟府郎主捨積年戰鬪之臣獨
謂其不足與語臣不知三邊有急把說作詩解文字
人去當得否上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東省事
余萬福向前扶之曰郎主方歡欣郎君却作苦惱人
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党相為水火十九年六
月秦王與宮僚張克己李去偽王延等宴於南涼觀
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觀門微啟有血衣擲于池
側衛直余阿都亟往視之秦王已殞胸口皆傷侍女

四人俱死事聞收張克己等赴獄詔大興府捕賊甚
急踰月皆無影兆會薊門縣失官錢有張靚遂寧哥
等在縣逸遊指費金帛殆不可勝計衆疑其盜官錢
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所賜鞠問乃知殺
王者此輩寔升猷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顏良密
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王允升王允恭時
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詰曉升猷微服佩三衛
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
顏宇追之宇年六十餘不能馳遂升猷至會同宣言
南宮子孫弑逆我今至此發兵救國人聞皆信自會

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
東漢與太子兵遇宇遂宣語且約日合戰至晡時太
子衆散詰朝宇進兵縣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
以并敵首至有司請誅并敵妻孥八十九人并廢并
敵為庶人謚允植為元悼太子時世宗之子既誅廢
殺者三人餘子尚九人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
之甥也哀王即宋徽宗天會年間薨於五國城允蹈
母尤有寵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聞宮人呼
為皇后便涕泣辭讓每人起居便搖手止之曰吾子
承順以報劬勞足矣汝輩幸勿累我興慶二年七月

上不豫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誥烈知樞密竇者年同
知中書省王昌禹等拜表請立太子翌日有旨付都
堂議直學士吳興權典樞密院張克己首言二庶人
以悖逆誅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命當立其子左
紛事中韓允中右諫議鄭遂良爭曰克己輩是何言
耶二庶人以逆誅元悼雖追謚生前未嘗立也陛下
子孫衆多三子既死不必論今惟當立存居長者始
服人心不然必亂克己曰昔梁武不立太子統之子
譽捨孫而立其弟綱卒致侯景之亂譽等言皆不服
由此言之元悼之子雖幼當立何疑竇者年曰蕭統

是已立為太子便當繼立其子元悼不曾立難用此
例韓給事之言是也李詰烈不能決詰朝東明殿奏
陳旨世宗未及有語趙妃自簾內厲聲曰這孩兒的
父既已被人殺了郎主不若更殺其子將來免又被
人魚肉世宗起入內知南內省江淵等與趙妃連結
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於趙妃必欲立其子
故言於上曰秦王之子年幼郎主萬歲他無所識立
之他亦不知是何應用若立允蹈等彼急於富貴豈
顧於父邪郎主不見冒頓事乎世宗沉吟不應十一
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竇者年固爭不從乞

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已自翰林都承旨遷
叅政賞其建儲及草制也鄭王允蹈性寬厚又以母
遠避恩寵中外無党世宗每稱其有局量諸武將謂
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
色允蹈三子長大辯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尚幼大
辯封遂寧郡王至是遷愛王大辯居閑嘗說其父曰
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際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鎮
可以自安鄭王不能從東宮僚党以其性寬大亦不
之疑元悼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亦相慈愛張克已
余大璋完顏赤等獨以大辯為疑况大辯之初生也

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主遣
來覺而與其姑趙氏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
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六月世宗以其母早死嘗俾
在趙貴人閤位年十三始出閤會蒙人侵邊議親王
摠兵權鎮撫大辯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亦
曰愛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遣之加封
兩鎮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辯至鎮大得
諸夷之心興慶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年
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儒臣敬事諸父
中外欣然及山陵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等狎

比張克已等數諫不聽尊元悼太妃為太后江淵為
東內省都知至此猶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賂
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機務填壅不
即報下克已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師屢
敗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䟽切諫在都堂慷慨謂
鄭遂良曰太祖太宗皇帝與忠猷王忠烈王百戰辛
苦以有天下忠烈王臨歿以夏蒙人為憂遺奏極切
今內外偷安惡聞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
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范圭奏偉謗訕且言陛
下為世宗所立中外欣戴偉懷異謀嘗謂人曰皇太

孫非社稷主乞行誅殛偉遂除名為民徙之代州偉
 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鯁直習兵事偉
 既貶中外惕息淵嘗及內侍江從一李連從上宴于
 太后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雙勃脫昭儀故南官華原郡王鄭居中
之曾孫女有國色世宗晚年甚嬖之上見而喜宴罷令淵
 等納之典慶宮晨夕往馬上或有時酣醉日晏不果
 視朝三省黃案悉令處決鄭妃或坐膝上批詔內降
 慧黠便媚善為詼諧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裏膠固鄭
 妃嘗得幸于世宗元悼太后以為言上令改姓鄧號
 宸妃上幸蓬萊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

多用南朝宣和時物惻然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
 用者未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為即主用耳宸妃嘗與
 上同輦出獵過御龍橋見白石如雪歸而愛之白上
 于蘄山輦置築岩洞于芳華閣前凡用工二萬人輦
 及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於東明園上
 登東明閣見屏障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俞琬曰此處
 是何所琬曰趙家宣和帝以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
 亡國破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
 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
 見江淵又好謂曰我嫌俞琬來破壞我好事却又忘

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以謝時國政多紕名器混
濫吏部尚書于濟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三
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柏良器上
疏切諫貶濮州同知是歲大旱山東及澤潞間寇竄
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左統軍完顏高副統軍
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七千軍裝悉令自製
高見樞密謝世雲言軍人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
上曰高等欲以此相恐二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
天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東省事江淵監其軍
秘書監兼樞給事中田邁奏官者監軍唐之弊政趙

氏嘗用之河東太原之戰忠猷王振鼓大呼童貫以
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臣親提軍
令乃忽變舊制兵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待漏
院淵揚馬鞭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吾家兄弟耶邁
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潞州兼督軍糧欲坐
以軍興乏食之罪淵令其弟害之邁祈哀于左僕射
完顏貞言于淵遂寢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
至會同館前源聞上國所調人怨語籍之懼為已害
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說令奏上求添衣賜
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文具支給臧裂至

安肅軍天翼懼有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
運使支辦及潞州連戰皆敗天翼戰死賊勢遂張潰
兵皆聚于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援上與宸妃
連日宴飲外間章奏不通京師謠言東欲行西欲飛
中間一道赤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
同覩人心危疑且聞上嘗憾之密謀立鄭王允蹈王
寔不知允蹈妹夫唐迺蒲刺兄蒲察為三衛領軍與
志同約三人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國勢如此不
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况淫
昏狂惑豈可語以君道公可語賢弟令達意鄭王察

許之察既往白允蹈許之由是謀議益廣高之從兄
為中山守志同之弟志寧為河南留守各遣書令舉
兵以誅江淵為名候京師兵動然後相應內侍俞三
德素與淵異嘗非其所為密結為內應伺上動靜會
唐迺家二奴以貨易馬與張衛為迺所逐送大興府
鞭之迺婢春英先是奴張阿多通迺不知也一日婢
立於看位見奴張阿多從外過呼之與隔窻語告以
駙馬與衆謀立鄭王張阿多與同逐者詣大興府告
迺大興尹蕭宗喬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相同
遂密奏上與鄧宸妃張婕妤皆醉卧未與申漏下六

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駭然夜遣東隊主李日
曜西隊主張飛龍：虎將軍完顏黑鈇分兵擒捕置
獄會同館命御史大夫張幽鞠之皆服允蹈奴樵夫
者知事变亟遣人報愛王使為之備越三日皆伏誅
上遣內侍耶律康孫賫詔及龍茶金合往五國城召
大辯以密詔令五國副統軍完顏天應圖之康孫至
愛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徑入見愛王垂淚曰四大
王已死即君當何如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天
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為非人理今日
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為救國雪恥計愛王拜曰惟公

命翌日備嚴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耶康孫
知事泄哀泣祈生都典客骨孛興在側曰無此事大
王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卒明
日愛王與父發哀內外諸門悉加嚴備調發上國兵
七萬為城守計五年正月愛王據城叛時諸酋厭苦
主上昏虐聞愛王舉事從之者翕然旬日之間集兵
十萬三韓路提點萬俟元馳驛奉聞上遣皇弟東安
王瑜將河北兵五萬皇從弟武寧王瑤將燕兵五萬
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國孛興與戰瑜軍大敗
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僉兵十五萬上京路

金國通鑑卷之九
僉兵五萬命瑜瑤與完顏進分路進討約會五國城
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記劉士偕何大雅
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之來勢力甚重萬一
戰而不捷後將誰維不若求援于北國愛王然之遣
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雄為質約破國兵之後軍儲
金寶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烟津
骨孛興戰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以圍守愛王
遣親將木寶奴將兵自大泊出北派口于兩山之間
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為所奪殺進軍乏食天
時方暑卒皆飢困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奴

李用虎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
宗慶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
三奴李用虎往三奴將至北派口天將明大霧四塞
遣上國兵三千人潛伏北山下以糧車由東而上鳴
鼓張旗運夫大呼寶奴寶奴出兵襲之戰于孤原勝
負未決而伏兵起奪其城植旗于上寶奴兵顧見之
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知勢急留其妻兄
突律卿與子雄守城愛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大
漠而大雅將兵至愛王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北國大
臣骨婁通稽首相見愛王奉獻金寶十車賫婁喜曰

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軍禿體
奮大槓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
東津上聞敗頗以為憂太后亦勸上勤國事江淵等
曰國兵雖敗死亡無多宸妃執酒勸上歌解愁曲且
曰用兵小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即主成疾上
喜復縱飲自是凡軍事奏報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
急切多屏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聞以媚上意及會
寧陷沒平灤破壞上皆不知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
奏上始駭顧問內侍賁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
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內世

卿嘆曰太宗向日携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
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是婦人婦有
長舌為厲之階九月趙太妃寢疾上入閣起居宸妃
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吾意乎我家
三四百口為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
彼以追冥福歲時祭享不敢廢官錢我殿中有錢七
萬可以辦汝但時時說與郎主要記着省得我死不
瞑目矣后薨妃以其遺留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
之在京者遠近皆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
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臣侯衍監造務極壯麗且度

僧三萬人施與祠牒時民苦調發聞有度僧之命遠
近奔就及五萬人于大寺中分為八寺以處之右諫
議大夫劉蒼壁疏諫不省時邊兵屢敗愛王據和龍
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上見兵革未息亦憂
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命宮人携酒散
鼓樂徧遊池館意之所悅輒留飲至夜復信江洲等
言拘叔諸父及昆弟有如仇讐嘗一日與魯王琚曰
蹈叔父子如此効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
泣曰太祖起自龍朔有天下忠猷王忠烈王及二太
子皆兄弟也兄弟不信尚誰信我周公誅管蔡封康

叔豈可以一概疑之由是允明以下皆佯為癡風人
泰和十二年四月汴京留守完顏童奏南宋兵陷泗
州諸路皆進兵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
俞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
務勤儉天灾流行民窮國困南兵亦且乘間來此不
足慮但恐秋冬間北兵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警此
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悶然南方事卿等急謀
之十一月僉河南兵一十七萬內十萬入荆襄七萬
入淮僉河北民兵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
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是歲南宋請和北國兵

揚言復動俞崇義聶希古曰愛王事北國過厚故北兵為之盡力今若不受金帛子女彼亦易動得南宋物以為北用此計之上者上曰卿自圖之十三年正月遣秘書少監虞世奕鴻臚司賓事李固善使北國北人受其金帛獨不肯背愛王其大臣骨婁斯黠瑤首曰我北天帝既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之我不作二三說世奕竟不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國兵大舉深入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以俟河水合和龍帥臣完顏太康亟集兵禦之于東津北兵長驅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兵多伐柴薪燒火以燎于岸剝木為

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濟十二月丁酉陷天都城圍和龍太康兵潰其子柘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北兵拆城中居民之屋縛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皆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樂平三州俞崇義建言遣樞密官屬閻丘好古載金寶美女白山後出居燈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間使至喜甚好古因說以出兵襲北國可以大獲蒙人從之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部敗其衆于骨丘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

金國南遷錄
北國懼遣使報令回師四月七日北兵自平川回去
崇義驛報完顏章令出師襲遂至大容城為北兵所
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五月五日上大宴
西涼觀鄂王湑曰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輿上曰方
輿諸王樂飲何勞耶湑泣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國
兵屢敗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樂飲時上
怒曰我畏輿公等相見偏說惱人心懷事湑遂請退
不許且曰王欲飲醜耶侍郎李西華前曰湑是憂國
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自為一党止非我
耶自是多以暑不視朝與宸妃及諸內侍晝夜燕飲

詔大興府河南府擇民間女年十三以上有恣色慧黠
者各三百人進入教為酒令及劾市肆歌大興尹完
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恐昭怨言非敬天
修德之事翌日罷知耀州時內外嗾：機政俱廢上
間出視朝不過時許便還內與宸妃李才人穆昭儀
並馬遊後苑留宴俟月上奏鼓吹以歸會內侍張天
貴與牛刀兒爭居地謀廣居第强市刀兒所居不可
擅毀其墻刀兒訟之大興尹不能決訴之御史臺御
史大夫何貴穆袖狀白上上以問江淵：遂與天貴
謀俟與宸妃歡飲直前伏地言曰刀兒欺臣為中官

多侵臣地告郎主為臣決之宸妃曰此易耳中批令
大興府別踏逐地與刀兒所爭地盡賜天貴刀兒怒
憾與三衛諸將謀有異圖七夕上御清華樓飲酒侍
衛皆賜酒炙刀兒與穆三奴費紹周侑蕭興貴等結
袴執戈直前弑上殺宮人二十餘輩宸妃以疾不侍
宴得免左內侍江日曜急報江淵張天貴等率三百
餘人與戰於樓下久之侍衛兵至刀兒知力不能脫
遂自刎衛兵因在內掠奪妃嬪以下皆不免被侵擾
宸妃聞變急報宰相大臣夜三鼓百官排闥入宮完
顏章等環屍大慟密議所立左僕射兀映太尉張克

已卯之密迎磁王允明以入翌早頒遺詔立為皇太
叔謚上為章宗七月八日磁王即皇帝位王素有令
譽中外相賀俞崇義獨有憂色謂聶希古曰上立又
是越次諸王寧肯帖然名完顏天穆于耀州有司奏
牛刀兒之逆宸妃寔與謀所以臨宴稱疾賜宸妃死
江淵張天貴等皆伏誅宸妃死時年三十六專政近
二十年内侍多受其恩皆為養子及誅其党怨恨十
五日直芳華閣趙元德尤痛之携金帛往天興宮設
醮以薦冥福翌日集諸党於宮內設齋元德曰我輩
朝夕死不知誰為我作齋醮小黄門鄧世卿曰直閣

金國南遷錄
莫如此說元德叱之曰你識甚事密言于李知宏裴
淵等曰先帝以酒詩之故廢壞國政外廷大臣歸咎
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弑逆是夜上方
在齋宮內侍鄧寶孫奏外有文字啟門燭忽滅趙元
德等直前弑上欲召夔王立之詰朝百官立班而閣
門不啟中使傳旨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內醫方師愈
診視無狀遂至甚旦放班兀映悵然克已希古等詣
東省請入問疾不許聞誅醫者兀映等欲突身入中
人欄遏不許其入崇義躡其足密曰事已變此輩必
有備輕身入何益兀映遂召龍虎將軍完顏章等同

入問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輦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
宮人也牽車者笑之使人尾去乃夔王也兀映等大
慟曰大王不可入上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
濟遂赴芳華池而死兀映等窮治逆党凡誅宦者五
十餘人晚于都堂議所立張克己李西華曰立子以
長：均以嫡：無則以次濼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
明練沉静宜立衆從之兀映遣侍中蕭能聶希古往
夔王亦往濼王見官僚至泣曰諸公欲禍我乎希古
曰社稷無主大王次當立十八日濼王即皇帝位于
天興殿謚磁王為昭宗而葬之命翰林吳宗稷草詔

金國南遷錄
其述國難及哀痛之語其畧曰飾身以儉則民自康
御下以誠則人自感聲色盡感自昔所戒宴安酖毒
何今亦然朕痛誓于深衷祈哀于天下并遣手詔諭
愛王云恭和猜忌兄弟失惟骨肉至親化為仇讐誘
引外兵傾危本國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
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靖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
逼義不容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侄天性寧
不坦然今自和龍東北永為王國保有北朔子孫嗣
守勿信間言馮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或交
兵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祐昔梁營

與湘東為叔姪之仇營誘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
而為人虜此事宜鑑三復予言愛王得詔亦泣然為
北國所制不能自由每歲入侵玉帛子女悉歸于北
國耗撓國計傷殘民物于愛王原無益也八月愛王
遂於其國即皇帝位立宗廟追謚其父鄭王為明宗
十一月愛王薨北國王立其子雄號三大王遣骨婁
斯頡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為辭北國主
怒遣掌文字官顏飛來讓削其帝號必令出兵雄懼
而從之十二月葬其父于冷山謚曰桓王遂入侵天
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完顏天穆將僉兵五萬上國

金國遺金
兵五萬戰於北狹口自辰至申國兵已疲北國益生
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不
決收退時天寒甚北兵舉火瀰漫山澤詰朝衆壓吾
境人如壘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復
合日暎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輿
先奔天穆不可曰吾曾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
而不能救國之敗有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
裂而卒天穆乃忠猷王粘罕之子也三大王收其屍
葬之而哭北兵至桑乾川完顏天宇聞其兄死怒甚
將兵禦之于舊坪望見北國大將以虎皮蒙馬居中

直前以槊刺之北兵四合遂死于陣蒲伏虎烏倫大
謨收衆保天都山兵不甚敗是以北兵雖殺二將然
不甚得利二月乙丑北兵退既出境之三日忽平州
報蒲伏虎引兵至而北兵已去三月丙辰又陷遼西
末波城敗六統軍殺二戍將四月己巳自飛狐道回
河東嵐代等州皆震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
上言北人以能生啖人畜之肉為糧飲腥血以止渴
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爭飢渴交
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我所長乞於密燕以
北及北兵經由之地凡控扼險要悉築城壘務令堅

壯一處被攻且合堅守諸處之兵更迭邀遮不必與
戰則北兵之勢沮兼牛馬羊騾駱駝並置城內彼無
所掠則將乏食絕其所有必致狼狽遂遣天使督僉
兵築城時連歲飢歉耕獵皆廢寇盜鋒起遼西上國
為北兵殘滅攻陷老弱婦女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
京路帥守皆榜諭虜兵入境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刀
戈之慘寧勞苦于築城民始結為隊伍以往至八月
末緣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北兵遊騎已
駸：來矣十一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
陂奏至集群臣議之皆請遷都以避寇鋒聶希古正

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明律究王天驥曰
北兵遠來而此間徒聚頭坐議何益諸君不見南宋
宣和靖康事乎請自往禦之翌日以律明為東道統
軍監軍天驥為西道天驥至軍率多鑿溝引白溝及
白檀河以自固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風勁雪飛冰
厚五尺北兵悉渡國兵力拒不能過北國將骨贊俟
兵盡渡乃以炬火鎔冰徹壘屋竹木茅葦盡焚於堅
冰之上其衆騰躍在岸國兵大敗天驥僅以身免夜
入長泰城會朝廷遣竇永固來援天驥遣報令依山
入城旦報慶州令堅守北兵野無所掠三大王竭國

金國南遷錄
牛羊不能繼且聞朝廷遣使說西夏以撓其國欲進則天驥永固兵堅守長泰以截其後慶州兵以當其前乃回師縛筏以濟二年辛未正月以北兵退肆赦其畧曰朕以匪德獲繼丕基豈期骨肉之親遽起蕭牆之禍毒流庶類罪在眇躬茲蒙上帝之垂仁遂使外夷之弭化兵革休息幸寬將帥之勞國祚底寧將見室見之慶云云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香告天至是百僚入賀請復膳凡十二表始從之天驥見上請貶爵不許且曰不如是無以謝三軍死亡之衆遣中使至戰所收斂尸骸仍設冥祭寒食遣中外六

人于北兵所經殘掠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醑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烟祭先土俗所崇凡尔子孫以此為恭乃令之祀鬼哭陰風惟予一人致汝若此痛恨填臆其類有泚摹印頒行讀者涕下丙申詔求言畧曰朕以匪質偶被推崇思欲革前朝之廢政期萬國以樂生而兵難滋張天灾未已今茲遠退尚慮包藏凡保民國國之方攘敵裕財之策與朕躬之闕失吏治之乖違可悉寃言無有隱辟左正言單五敬上疏云先朝致亂之由在今已影響不留但方今天時人事之不順皆遺殃餘烈之所貽陛下惟當正心修德

以祈上天之宥禍而已時言者甚衆皆不出此四月
策進士聖問畧曰泰和荒息群才不收兵革紛攘文
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懷才抱藝而不獲伸或陸沉
草野或奔仕外境挺身寇盜甘與為謀凡爾子大夫
之至于庭皆忠義之良也是時進士凡一百單三人
皆升擢補官有甘于沿邊及臨漠大定府會寧路就
差使者皆優與職秩並從右僕射蕭希古建請也是
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圖畫文籍付
雜賣務及廣諭富民納粟補官時無富室迄無應命
惟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下田有收

其西夏北國麥稻皆熟九月北兵聲言入侵上憂之
樞密完顏忠言北兵遂至亦由朝廷不小順其意遂
怙忿逞亮之不已昨自先朝遣虞世奕李固善一行
續後不復修好今命遣使以往彼不從然後與角天
下皆知陛下非喜兵此一策也聶希古高者年曰如
此可保人否忠曰臣亦安能保之但今國力不支天
灾流行財力俱乏行此下策耳十月乙亥遣兵部尚
書完顏大聲使于北國見北國將于陰山北大聲曰
三大王父子是國叛臣逆子北國何意與之為援今
以北國有恩與其父子自當讓其立國願不必更與

舉兵北將地永斯堅曰我受北天帝命以宗錦海陽安昌之北見歸我土順州以南五三大王汝國保山東河南與南宋為隣我便不爭大聲無以對越日拘大聲于其軍遂入侵十一月陷利州秦州敗三韓完顏天驥將兵七萬禦之于三韓聞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報朝廷為備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驥上城望黑旗滿野前後不見其際舉軍大嘶地為之震二十五日田單策以火繫駱駝尾奔其軍北兵殊不之畏俟其倒取以食馬運三韓木材立衝車雲梯攻城折民屋堆疊于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所沃冰亦

隨結城中擊以矢石不能止至三鼓北兵主于冰水之上城陷天驥奔海陽收拾潰散二千餘人夜行面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將援兵而來天驥曰汝輩雖來何益當歸衛京關我非不能死但欲歸死于關前闕後以謝宗廟是日律明亦自神水遁歸凡三萬士卒潰敗垂盡十二月二日北兵至昌平時南宋遣使臣俞嶠來聘賀正聶希古請遣諭使回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內外大亂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仰隨方隅因其便道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

容受士民飢凍死者相望三日左諫大夫俞昌世請
上避兵高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一離京城則
北兵隨後豈容我有駐足之所初忠猷王之有志于
都燕因遼人宮闕于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
後各一門樓櫓池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廩甲
伏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悟室將軍韓常委
宿皆笑其過計忠猷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
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毀撤其城翟天祺曰忠
猷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命京
城富室遷入于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

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內城二萬人凡
市廛小民聽其奔走七日北兵將騎至大城下完顏
天驥遣小將金突通凡殺三十餘人去大興門三里
見烟塵漲天金鼓動地急奔回是晚北兵營於城下
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
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舡渡運不及者沉之于水拆近
四城民屋為薪納之城巾凡有儲蓄從其搬運入子
城門不許閉八日大雨已而積雪城皆冰沍北兵乏
食一木凡百餘人分食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不
可二人與聶希古建卷戰之計十一日北兵攻南順

門破之天驥設拒馬于南柳街縱其入已半里以禦禦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旁民屋街狹屋崩倒北兵死傷甚衆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進天驥戰死律明入守內城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北兵攻內東城拆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東城使奎徽李思安等以長槍束藁于火上焚之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北兵視砲所墜隨散隨合十七日攻內南城角道上國兵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戰死北兵亦失一將及三百餘人二十三日率衆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擊之北兵失勢時大城中遺民不能去者為

其啗食無餘見婦人肥美者必以獻之上將充食焉壬寅夕跣足告天永興王至焚香于頂北兵以太廟為馬廐上望之慟哭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北國將地永斯堅許之且曰婚待俺白北天帝只是國兵至此豈可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羊五萬頭馬三萬匹牛三萬頭東安王曰此非祐所專當奏皇上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既入議于明陽殿翰林直學士張慶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後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之攻梁武帝運石頭米之

事乎即命人於翰林院取通鑑以進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上曰惟有金繒耳翌旦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往北將大怒舉繒帛悉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骨萎黥斯者勸之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屋又疊木于下復欲沃水為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熏灸于上且發插木擊之北兵少却營屯于城外毡帳連綿密如星布望之無有邊際人心大惧三年壬申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木成德帥臣茹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及之又遣人使蒙國使襲其國北兵

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許和以羊一萬遺之北兵又請止援兵高者年曰不可此忠獻王幹離不二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徑路不通何由可至會北兵所虜將軍穆恩順乘間走脫至賁興軍言北兵疲阻之狀賁興與及木皆請速進軍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兵退取坤山與中路以歸賁興等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門開完顏及等見上大哭上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寺道觀內外園囿百司庶府宇室華盛至是焚毀無遺向非

忠獻王有先見成規國不立矣北兵歸至臨黃復留
別將攻興化和建水霸州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
衆回亦還二月北國遣其臣骨婁斯大魯來請婚且
欲割宗錦以北之地聶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
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歲賂金帛
三十萬遣王良嗣報聘至陰山見其主良嗣致命其
國大臣地永斯堅聞之大怒曰我今秋引兵地與公
主皆可育之良嗣回已四月末矣五月天時大暑復
少雨禮部侍郎太常卿杜昌世奏請上郊天地用周
禮春秋祈禱之制張慶之以為不可昌世曰朝家憫

雨偏從民望今種多不入土國家非兵弱將庸但乏
糧儲為北兵所困若得一歲稔便可少安不告于天
將安禱也衆以為然且用季秋龍見而雩之說上親
祀南郊與地祈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天興殿列祀
開國勲臣惟忠獻王用太廟樂完顏天穆天驥皆與
祭祀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雨二十餘日京師市巷
蕭條草莽翁然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縣宰及
千戶等耕城外廢田山東都轉運俞良喬河北轉運
廖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民兵皆呼萬歲吏部郎中
兼秘書少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秋初遣使

行諸路觀田之開墾與否以為守令殿最參政王昌禹曰此誠是也但朝廷征行調發使不苦于僉兵方可耳是歲大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迷望狐兔出沒盜賊伏藏時宮離淄之寇則有楊安兒割據同華河中府則有劉伯林太行山賊凡數百衆多者聚數萬人陝西耀州鄜州黑燕飛虎所在屯結朝廷謀討之張慶之以為民未安業若用上國以平諸寇恐北兵來不堪應敵若用僉兵止為寇餌無益也九月上不豫上自即位無一日歡以外敵為憂寢食皆廢鬚髮蒼然漸成脾疾至是浸劇永興王自祈禱

於恒山十月初稍豫時北兵已動十月五日自蒲興路取三韓騎兵二日已到順州朝臣相顧不知為計烏陵用章樞密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問侍御史蕭立義力爭以為當避寇主不能決聶希古俞崇義高者年曰避寇當素為行計今強敵已迫順州旦夕且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庖收拾非萬全策當如去年一力捍禦俟敵退然後定遷都之議今中京形勢為壯猶可保守自燕以南皆是小壘到大同府及中山府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臣知北兵復來所以不令居民携妻孥且令附

在諸縣多募強勇復立茲城守備百方皆令構思但
北兵空國大舉志在必克守城尤須盡力兼自七月
遣張汝弼諭西夏完顏叔良諭蒙皆厚賚金帛昨叔
良信報蒙極喜但叔良病未回今當命大同府帥臣
遣一官屬優與借官告急蒙國命永興節度帥臣告
急西夏事濟許其厚報北國必被其撓聶希古曰用
章言是也八日以用章為樞密使用章請兼府尹事
許之右衛大將軍知樞密完顏律明請且守大城不
可遽棄令敵徑入守之不得然後守子城內城用章
與聶希古少尹張大和曰不可大興都城汗漫九十

餘里樓櫓棚架事件皆無如何去守設或失利必當
走入子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必亂敵若踵至
此危道也不若從容養力以俟其至且堅閉大城俾
之不可徑入使之勞苦我乃以逸待勞憑高困之斯
乃上策衆以為然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
斯堅屯仁王寺骨萎結贊屯大安山山乃劉仁恭所
築不甚高十一月一日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樓
上以沸湯熱糞沃之北兵乍進乍退結贊遣人自西
門之北拔板城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馳走諸門守兵
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二日午後攻內城南

角道左三衛統軍李思安發插木牛鼻砲擊之敵死甚衆六日北兵發民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皆疊于角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持戰思安等募人自龍遊鑿地道以乾梯塗硫黃破絮蘸油間塞于所疊竹木之下八日午北門登木堆用衝車大鐵錐打城火自下發衆皆驚走斯堅遣將于城口用大刀斫其衆不許退焚死者甚衆臭不可聞聶希古請夜劫其寨用章曰不可劫寨須是退有可據今敵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為敵所覺群起追逐開門納衆則敵亦乘間而入不納則是無故遣三四人納之死地

于事無益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所說皆是此社稷之福也宜白上當厚以報用章曰人臣盡忠何報之有但強敵至攻擊于闕下此為我輩愧耳張師顏謂聶相曰萬一敵退宜思大計此不可頻：僥倖是晚大雪國兵皆寒北兵馳躍雪中十四日雪霽三大王自潘州運乾蒸餅牛馬肉凡五十挽車北兵喜甚十七日巳巳攻內城張瓊范泰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用熱沸油潑其體死者雖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錐銳潤尺餘尾作長尖柄以大錐：磚上踏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執大刀大斧待其上將到

金匱要略卷之五
者斫碎飛屍以下北兵以府第寺觀漆板壁門扇及
窓榻疊為高木與城同高旁搭飛梯以升用章造六
輪車上立兩柱橫貫巨木五丈餘橫戛木城兵多墜
死車行既驟北兵力挽不能止遂皆俯伏以俟木過
而起用章令夜造搭橋次日用章以木戛之搭橋隨
後北兵總伏勇士執大斧跨搭橋至其上斫其背北
兵大敗因奪木城拆板壁以墜北兵百計攻城不克
用章令隨方隅置廁兵人不得野溷廁溢煮之使沸
以沃北兵凡所沾穢体皆生痛不野溷則無臭穢疾
病不生獨柴薪漸乏至拆絳霄殿瓊華閣翠霄殿分

給四城為薪二十五日北兵漸退二十六日無一騎
在城上范泰欲出兵追龍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
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共有十萬兵若設伏于平
地猝起與戰我兵必敗多遣則守城之衆不滿少遣
適為敵擒彼無故棄去必是有巧第少忍之次日早
忽金鼓震響馳馬探之乃前隊引去以精兵伏于仁
王寺大安山東翠園皇興觀俟我追兵出城夾擊之
因復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二日北兵屯順
州順守出奔一城老幼盡殺之凡半月餘始自古松
越龍漠以北而歸國四年癸酉八月北兵至紫金關

距燕京二百里十月辛亥北兵復圍燕京分軍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環城下寨是時北兵勢盛所將降人楊伯林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往山後一帶防遏城中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北兵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遙相呼認曰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下惟真定大名青寧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北兵不能破北兵又約南宋交攻十一月燕京乏糧上復遣使請和北兵索犒軍金帛牛羊駝馬等物上皆從之北兵歸居庸

闕盡驅西河少壯十餘萬而去北兵既退上喜甚以手拜天對群臣曰不圖今日再得相見未幾舊疾復作十二月四日淄王允德自磁隰引勤王之兵三萬至城下入見而泣上已不能言至晚始蘇會大同帥臣解士政奏言奉詔之次日即遣同知全伯野偕郎中使蒙國且許犒以金帛二十萬元興言北兵雖退秋必復來四民俱廢國何以立宜少順其意或許以婚或賂以財且大臣欲以金帛與蒙未見其益不與北國立見其害付都堂議其可否左諫議大夫兼御史上大夫穆次仁言曰禦敵必原其意然後始有屈

伸今北國樹立大辯之餘孽欲有我河北河東幽燕之地自欲得我遼陽上京會同臨潢等路北國之所欲者我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子女皆不得免將見使者日至其國而彼不得其欲此志不厭以此較計徒費玉帛子女而彼惟欲滅吾國我雖賂之無益蒙國隔在北國西夏之傍彼欲我地則有北國以為之隔惟使金帛悅之可以結其心彼既樂從便當為我以擾北國少舒國患衆以為然續聞北兵之退歸蒙人攻其西部是春完顏叔良歸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陳五年甲戌正月八日諸大臣入問疾上曰惟願作

病裏去荷公等不死于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駕翌早樞密完顏宇烏陵用章宣遺詔且令速葬仍以國家多難山陵痛加節約上在位五年寬仁恭儉力矯前弊雖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無不憐之是日百官議所立用章曰淄王乃世宗第八子功勳夙立容止可觀請衆立之於是奉迎以入王辭讓久之乃從立為皇太弟十日昧爽淄王允德即皇帝位二十八日知大名府俞崇義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遺棄萬國遺詔所逮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獻王定鼎中京已及百年變通之理不可蹈常自大興以來災變荐臻七

年之間三有大變北兵猖熾三次圍城雖人事之未
修亦天数之否運盤庚以河患猶且遷亳况今外敵
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戀本重遷畏聞移徙臣恐有
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一二年來僥倖以今思之迹已
盡危豈可為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采乞行下大名
容臣治辦俟山陵後即乞大駕光臨有旨集議于朝
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
遷完顏宇烏陵用章張慶之葛安民昔忠獻王佐輔
太宗既滅遼平宋欲建上京以龍朔上國為根本以
遼陽長春會寧等路為北畿以河北為東畿故于大

興稱中京以會同為北京以黃龍為上京以中山府
為南路應接根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
河南山東之地每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凡河南財
帛貢賦悉儲于大名山東之貢賦悉運之於鎮川臨
終付囑於忠烈王及諸大臣蓋以南宋為慮及廢劉
豫又以其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以殲宋兵為
取江南計也謀既不濟乃復取之故當時控壓中外
莫過於中京今上國及古長城外之地皆已陷失魏
巍帝都隣為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都彼乃衆大之
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俞崇義之奏遷都是也但

大名不知如何更議定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
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
便令如約忠獻王愛其山川廣袤風俗堅悍力勸自
取太祖微服以往歸謂忠獻王曰燕京真好真好但
我不欲失言我死後汝輩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
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不若失燕京伸無以
應完顏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聶希
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
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
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

非久計永興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
得兩河之中間余崇義葺理甚有規模亦可保恃嗣
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
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
山今已隔絕盧龍諸陵若使邊鎮得人亦自無患為
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
食尚可憂况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
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但
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
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暑之中煬王既都燕京以

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每到二月末遣歸始興潘州
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辯與北兵攻陷上國二
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
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于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
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
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
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已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
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
月葬德宗于福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
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而已至併

爵酌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
陵寢宗廟自茲益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
御史大夫邵募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
當有定議今盛夏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竟一
歲而圖之恐北兵以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
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
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
諸侯頃歲多虞兵災未已臣隣思久遠之計國人懷
固本之謀合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于祕書省
嗣王二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完顏宗魯首曰

盤庚遷亳不可効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
雄強戰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投梁魏此禦
敵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蘇峻之亂
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百年今徒
見北人有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捨河北以厭北
人之欲則河南山東為國家之久計臣恐不然不若
以宗廟社稷之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與之立于百
戰之地得勝勢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以轉輸
中原使中外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中京有則
有河之南北也無中京則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獨

立乎云云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

附之意謂有人則中京不必動聶希古中不能平曰

諸君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已私徒為口舌之辨用章

本無他意直前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

遷之地可也秘書監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即雍迪

曰樞密之言是也太原地瘠復近北國與西夏中山

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大原惟大名洛陽汴京可耳

惟上所擇參政費欽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衝梁宋

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

資給東南六路

淮南兩浙江東西
兩廣福建湖南北

漕運今我何仰

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險固可守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殿廢壞地方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因仍則非所以為帝王之都汴都宮闕自正隆主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猶壯權居之宜惟汴為可侍郎宮孝迪曰國初不以河南為要忠獻王忠烈王常示為去來之物兼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學士院孫大鼎曰太宗初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國之思每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云以韓侂胄為戒誰敢議

此况我國兵較北兵誠不如較宋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各為矛盾自晨至晡尚猶未決惟白上以定都於汴衆猶以宮孝迪之言為然翌日孫大鼎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知其意則事可知臣竊惟太宗命忠獻王及莊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終謹始考其施設大畧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凡其子弟群從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懼顛木之由蘖終將為國之害不思康王在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

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四太子越江窮追于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敗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其故墟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諳于政化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樹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為禁持弭令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當國銳意為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于平地彼守河則江必虛彼不守河則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于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於黑龍

江之柳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讐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構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強北界之區畫然後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惧在南或思歸北在北或思歸南鼓扇搖撼易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後患此其三也此三者堅密深遠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于先忠獻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

地難定不深於防衛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京之規模既安惟當經畫兩河猶不失于曹魏元魏之時抑又聞隣于强者難為功鄰於弱者易為力聶希古讀疏上前已漏下七刻上曰當何如為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北兵雖熾若以戰力守中京則河南北皆為臂指之用是護胸膈以保心腹若舍而去之我往寇亦隨至食疽浸淫所損愈甚此一說也大臣謂兵凶器戰危事萬一失利社稷可憂若有不虞粉身莫贖不若避寇以圖萬全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惟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

等與陛下決斷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向昔二太子到汴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眾以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即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走荆襄渡江南此上策也揀汰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此可待四方之援兵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斯為下策必成擒復遣一將屯睢陽以遏東南之援郭藥師曰公在南家二三年備見其事朝臣皆是書生自公党與相為好勝是者未必服未是者背後竊笑而未必爭彼豈能有意家國少帝復無英斷惟人言所惑

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皆如所料臣嘗怜之不謂大朝今日有此今日說遷明日說往北兵再來那時莫道宰相不先定策畫耳因下殿再拜求罷上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此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他亦來耳希古曰臣豈不知之恨兵弱不贍使北兵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上曰卿等且退朕今夕思之明日斷着處分遂退御膳罷上詣蓬萊院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携而行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言近日此物甚多有戲舞于宣華殿階之上下上拊髀

曰恠變若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多妖異皆此類明日以此諭軍執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南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感頰可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邵奏言北兵昨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宣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玄應今二人偶托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烏陵用章合奏令發遣來欲知彼事凡四日二人乘駟至希古奏先與執政聚問于都堂二人言北人自知深入雖為上國之害然亦不甚得利意欲明割疆界使之據定保

守歲賂幾何庶各得無事三大王亦不在他意裏但得約定則和旦夕須有專使者用章曰二公聞得耶豈他用事人自與說耶玄應曰某在彼稍閑散聽得人如此說翌日令二人各于河北諸州權請同知正員俸給聽侯遷除八月二十二日北國遣東部副大人左尚書地永紇烈與掌記侍郎完顏天駟來其國書畧曰北天國相都大人地永贊致書于大金丞相左右立國以信：生於誠我黑黥北天帝受先北天遺旨保佑愛王父子連年與之出兵近亦觀之完顏雄所立大無意勢如灰如稿不能有國與之構怨何

為昨者貴朝自完顏大聲歸後絕不再遣欲說誠寔阻隔無由今宜無警無虞一切如初犒勞和好貴朝自詳酌議之具數見報別立誓盟青兕皮千片黃驃段千端馬十疋火浣布百端為貴朝獻宜白大金皇帝收留二使至遣中書門下省都檢詳葛齊年樞密直學士都士雅館伴九月一日坐承安殿召宰執議之用章慶之曰和可許不可恃希古曰然則今不可却彼以好意來但允從之何妨張慶之曰豈可信和自許都自遷兵備自修若信其言和而事：皆廢坐以待斃此趙家二帝所以為我擒也上曰先朝于趙

家亦太甚矣用章曰當興盛時寧恤及此不如此無以建大業初二日遣諭北使頗如所約止許以前所陷失州郡為界歲賂牛馬羊各二萬銀絹二十萬仍命大臣聶希古等作書以答北國其畧曰大金國相大臣聶希古等謹致書于北天帝國相左右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聖經所訓敢不敬欣由是貴國因皇天之悔禍念赤子之流離遠示悔函許通和好覽所言之來意敢詳酌以陳誠但自今以前已陷沒之城池悉歸北界惟見存之州郡皆屬本朝封域如斯永為定制子孫相繼久遠遵承仍歲備牛羊馬匹各二萬

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足以供貴國之需倘沐允從續當誓約白玉帶一黃金帶二金花酒器十事銀花器皿百事綾綺百端綵絹千足用置回篚宜白北天帝受之北使既去有旨趙子宣張玄應並召還子宣除直昭文館玄應提天駟飛龍十七監勅已出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黃奏言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子宣玄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為誠臣深疑之自天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知其幾多不知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態張皇

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間古事臣不必言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憲南宋君臣之尅苦于復讐思有以止之而勢難于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空脅而使其臣順導之我佯不從而勉強以聽或可以定忠獻王曰誰可使者忠烈曰惟孝純可忠獻曰我兵初到太原孝純見霍安國之使便來迎降既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處誰不怨之遣去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裏三年矣只有一秦檜可用檜初來說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推立說張邦昌不為人悅服雖立何濟不及

半年其言皆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着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只用兵南亦未必終弱若縱之歸國彼處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惟此人可濟吾事更須恩結其心衆皆令解其言南臣羈旅秦檜獨溫足一朝資以金寶駕以海舟挾孥而去韓常惧南有疑而忠獻不聽至彼大得權位而所謀始行順昌之戰劉錡欲徑進而名劉錡商虢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名岳飛終于殺岳飛廢韓世忠謫張浚貶趙鼎而南北之勢定歲此行無顧後之

憂昌拜泣慟上亦揮淚三衛近從皆流涕昌復欲前
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許臣自施行
續次以間許之至涿州趙田河進頓食凡二千輦上
令分賜二十九日至易州一宿遂行至滄京中山府
守臣鄭之紹迎駕十月五日幸中山府舍之紹室諸
寺觀區處有條至者如歸民亦安堵是晚完顏昌奏
北兵將駢已出入界上昌一力捍禦行乞早幸大名
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協力拒敵詔太原帥臣完顏真
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間道趨
河東也六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

帥臣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居來迎駕將及
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備位大臣使鑿輿
至此死不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軍人爭薪
草撤民屋沟：喧呼用章親至慰撫余崇義令鞭管
事人于銅雀街計人分給內外皆定叅政張慶之與
直學士院完顏叔靖直昭文館兼直學士院聶宗明
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
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聞感恩奮起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月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
籍書畫圖史彝鼎古器並如舊制是日汴京吏民指

所乘車曰恰好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其間士民亦有見上儀從不整為之泣下者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大傅衛國公余崇義遷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遷太尉衛國公張慶之遷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各加恩秩皆准赦文所降自駕發燕京至汴前後詔誥皆孫大鼎盧之憲二人為之是夕草制罷共宿玉堂翌早舉似鴻臚寺雄孝孫戲之曰聞說有潤筆不到罰金者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京司天監郝世才為人明敏精於天文地理忠獻王攻伐遼宋

每携以行前後所言皆驗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但可以為治難以文治若調遣兵戈南征北伐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修飭禮文禍亂必作又太和末年有謠言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皆留及朝廷將遷其言悉皆應驗草澤王天復上書言帝坐不安國家當有變更宜思順動庶可無虞燕京土氣耗竭物極而衰惟變則通願順天地之心以延宗社之福以此推之遷都固皆前定耳

元玠初冠時與張升之翊結忘年交一日偕孫
伯玉訪焉升之幅巾出迎設席延坐談論宋金
廢興顛末焚香啜茗具饌過午出書一編其籤
題南遷錄乃張師顏所紀金國南遷汴京事迹
升之曰此大金秘書省文字是家祖父之所遺
者也元玠欣然閱之其間所記雄強衰弱環攻
戰守歷歷可觀于是懇假抵舍秉筆錄之以為
寶玩後因金國志刊行與此書較之事語頗同
而人君年號俱各殊異未審其孰然以元玠之
管見當時南遷張秘書親隨乘輿晨夕執筆侍

側而其所記之書豈其差舛金志非本國志出
於南官進宋之書中間或有誤焉未可知也然
元玠亦不敢定其是非倘好古博雅君子覽其
國書考其誤舛改而正之誠此錄之幸也大德
丙午良月浦元玠拜書

大德丙午繕寫南遷錄五十餘年藏之家塾至
正丙申松城遭值兵火家藏之書七百餘本與
此錄俱為灰燼每思念之不忘戊戌春仲移居
泃西忽于腐紙之中得其錄之舊抄本紙將朽
焉字將滅焉於是復寫成帙以供老眼觀焉後

之子孫見之庶知好書之難得也四月一日浦
杻隱識

金國南遷錄終



